

罗杰·格林博士，《宗教改革至今》，第 13 讲，《大觉醒》

© 2024 罗杰·格林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在他的教会历史课程《宗教改革至今》中讲到的。这是第 13 节课，《大觉醒》。

就我们所处的情况而言，这是教会中的福音复兴。

在上一讲中，我们看到了一些对教会、基督教、圣经、基督徒所珍视的事物等的严厉批评。但这并不是定论，因为随着我们所说的教会福音派复兴，钟摆现在摆向了新的方向。现在，正如我们提到的，这种复兴并没有发生在法国。

法国已经彻底脱离了基督教。但这确实发生在德国、英国和美国。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种事件几乎同时发生，虽然不是完全同时发生，但几乎是同时发生的。

因此，西欧、西欧部分地区和美国都经历了大觉醒。因此，我们首先讨论了德国和德国的复兴，这是一场名为敬虔主义和斯宾纳·弗兰克和尼古拉斯·路德维希·冯·辛岑多夫伯爵的运动。因此，我们讨论了这一点。

敬虔主义。现在我们进入美国，进入美国的大觉醒。正如我们提到的，有两三次大觉醒。

有一次是 1734 年，有一次是 1800 年。然后，在本世纪中叶，也就是 1850 年左右，又出现了一次。

是否还有另一次大觉醒？是否有第三次大觉醒？或者这是第二次大觉醒的延续？我们让学者们去讨论和担心这个问题。不过，在我们的课程中，我们只关注第一次大觉醒。所以我们关注的是 18 世纪中叶发生的事情。

好的，提醒一下，我们谈到了 Theodorus J. Frelinghuysen。如果你们当中有人来自新泽西州，你们就会知道这个名字，Frelinghuysen。他为荷兰归正会带来了复兴。

我们谈到了吉尔伯特·坦南特以及他的重要性，尤其是他从弗里林海森那里学到的东西。然而，坦南特是长老会教徒，这给新泽西州和中部殖民地带来了长老会的复兴和福音的觉醒。最后我们谈到了乔治·怀特菲尔德以及乔治·怀特菲尔德的重要性。

因为他，首先，他是英国人，来过这里七次，死在这里，正如我们提到的，但他也跨越了教派的界限。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复兴主义者，不只是教会的复兴主义者，而且是教会外的人、罪人的复兴主义者，他们悔改、进来、相信基督、加入教会等等。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人物，在街头、村庄广场等地布道。

所以，他是说服约翰·卫斯理的人，我们稍后会谈到卫斯理，但他是说服约翰·卫斯理在户外布道的人，不只是将布道限制在教堂建筑内，而是到户外去布道。怀特菲尔德当然就是这么做的。所以我们称他为伟大的巡回布道者，他确实是这样的。

这就是第一次大觉醒的三位重要领袖：弗里林海森、坦南特和怀特菲尔德。关于这三个人以及他们将复兴主义带到美国海岸并带来这种复兴，您有什么问题吗？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对自然神论的回应，因为自然神论开始流行等等。这就是对自然神论的回应。

好的。好的。让我们继续讨论最能与第一次大觉醒联系起来的人，那就是乔纳森·爱德华兹。

好的。乔纳森·爱德华兹非常了不起。事实上，我们给出的第一次大觉醒的日期1734年就来自乔纳森·爱德华兹教堂的觉醒。

乔纳森·爱德华兹当时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的一座教堂里，我猜那地方位于马萨诸塞州中部。他当时在马萨诸塞州北安普顿的一座公理会教堂里。乔纳森·爱

德华兹由于他的布道和圣经布道，经历了一场伟大的复兴，这场复兴在他的教堂和邻近的教堂中爆发。

因此，1734 年被定为第一次大觉醒的年份，是因为他的教堂里发生的事情，也是因为乔纳森·爱德华兹成为第一次大觉醒中如此重要的领导者，并被公认为第一次大觉醒中伟大的传教士、作家等之一。乔纳森·爱德华兹以及其他人所做的一切，在乔纳森·爱德华兹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我们稍后也会看到这一点，但我们在这里先提一下。乔纳森·爱德华兹将加尔文主义带回了美国人的意识中。

请记住，加尔文主义是随着朝圣者来到这里的，特别是马萨诸塞湾殖民地的清教徒。这些人是加尔文主义者，还记得吗？所以清教徒是加尔文主义者。然后还有其他加尔文主义者团体，比如罗德岛的一些浸信会教徒。

但到了 1734 年，加尔文主义在美国公众生活和宗教生活中逐渐消亡。而乔纳森·爱德华兹是一位优秀的加尔文主义者。因此，在他的布道和教学中，他把加尔文主义带回主流，成为美国神学生活的一种。

因此，从他的布道方式来看，他的复兴运动非常具有加尔文主义色彩。你无法选择，上帝无法选择，不是你，而是上帝，上帝不可能选择一个与怀特菲尔德布道风格截然不同的人。怀特菲尔德很棒，非常活泼，非常热情；非常，我们向你展示了怀特菲尔德布道的照片。

怀特菲尔德很有魅力，性格外向。乔纳森·爱德华兹则恰恰相反。乔纳森·爱德华兹是一位非常安静的传教士。

乔纳森·爱德华兹说，当他讲道时，他的目光会一直盯着教堂后面的钟绳。当他讲道时，他也会看着钟绳。这可能被认为是枯燥的讲道，但却是非常符合圣经的讲道。

人们被圣经的布道所折服。所以，你知道，这就是上帝选择两种不同的人。我记得当我还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被赋予布道的定义是，布道是上帝的真理通过人格传达出来。

怀特菲尔德和乔纳森·爱德华兹确实如此，毫无疑问，他们是两种不同的人。所以非常非常重要。当然，你知道乔纳森·爱德华兹长什么样，但这里有一张乔纳森·爱德华兹和他的布道的照片。

关于乔纳森·爱德华兹，我们就说这么多。他过着令人着迷的生活。我喜欢告诉我的学生，他每天学习大约 16 个小时，尽管他有妻子和一个大家庭，但他每天学习大约 16 个小时。

那很好，那很好。这不是个好例子吗？所以，每天 16 小时的学习和伟大的布道带来了复兴，因为圣经在某种意义上不言自明。所以，我认为在你的生活中学习这么多是件好事，如果你忠于你的学习，你将通过你的学习在生活中取得很大的成就。

所以，我们让乔纳森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老信息。好吧。乔纳森，在我们离开他之前，你对他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将讨论对第一次大觉醒的反应，然后讨论第一次大觉醒的结果。

但是关于乔纳森还有什么问题吗？我的意思是，我们不会花太多时间讲述他的传记或这些人的传记。我们将花更多时间讲述约翰·卫斯理的传记。好的。

让我们看看美国第一次大觉醒运动的反应。基本上有三种反应，我们想提一下这三种反应。首先，一些教派因第一次大觉醒而产生分歧。

所以，我在第 13 页，就在那里，C3 在那里，对第一次大觉醒的反应。一些教派对第一次大觉醒存在很大分歧。长老会就是一个例子。

现在，当我们说 18 世纪中叶的长老会时，这并不像今天的长老会教派那么清晰，因为长老会和公理会非常接近，有时很难区分长老会和公理会。我们提到了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他首先被任命为长老会牧师，然后成为公理会牧师，但在当时这并不难。

但基本上，长老会内部存在分歧。虽然这不会导致不同教派的形成，但肯定存在两种不同的意见。这就是所谓的长老会旧派。

而长老会的老派人士不喜欢复兴运动。这种复兴运动太情绪化，太有魅力了。他们认为复兴运动不符合圣经，等等。

因此，长老会中的旧派实际上是反对当时正在发生的宗教复兴的。当然，他们应该知道敬虔主义。他们应该知道英国的韦斯特林复兴等等。

他们不喜欢这样。他们非常反对。另一方面，新党派则支持复兴和觉醒。

他们认为这里发生的事情是上帝的旨意，有点像新约教会。所以，在一个教堂里，你可以有老派人士和新派人士。他们没有形成不同的教派，但他们对这场复兴以及他们所听到的其他地方的复兴肯定有不同的看法。

这就是第一种反应。存在分歧，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队伍内部的分歧。第二种反应来自一些相当重要的人物。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查尔斯·昌西。现在，我很喜欢念另一个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听起来不错。查尔斯·昌西。

听起来很高级，不是吗？查尔斯·昌西。事实上，查尔斯·昌西是个高级人物。查尔斯·昌西是波士顿第一所公理会教堂的牧师。

所以，你不可能找到比波士顿第一公理会教堂更有声望的牧师、更有声望的教堂和更有影响力的教堂。他是牧师。他不喜欢当时正在发生的复兴，并反对它。

因此，因为他是一个有影响力、有权力、有影响力的人，拥有一个强大的教会，他将对一些反对复兴的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但他现在很有影响力。查尔斯·昌西的一生很有趣。

在第一次大觉醒期间，他是一名公理会传教士。为了表明他是多么自由，他在去世前最终皈依了一神论。所以他有点转向了自然神论一神论。

这就是他反对复兴的原因。所以，他不想要所有这些情绪化的东西。他想要清醒。

他希望一切都经过理性的检验。他听起来像是一个开明的人，不是吗？他确实是。所以，在宗教生活中，我们需要的是清醒、理性和理性。

而复兴则做了完全不同的事情。所以，查尔斯·昌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反应。第三个反应是一些大学的反对。

有些大学校长、教职员工和学生反对复兴。因此，我在这里仅举两例。首先是耶鲁大学。

耶鲁大学是由一位清教徒创办的。和哈佛大学一样，耶鲁大学也是由一位清教徒创办的。因此，讽刺的是，在 18 世纪中叶，耶鲁大学却非常仁慈，几乎是反宗教的。

所以，耶鲁大学的教授、学生和人们都不喜欢这里发生的事情。好了，长话短说，耶鲁大学就是这样，但这很讽刺。讽刺不仅因为耶鲁大学是由清教徒创办的，目的是教授圣经，教传教士如何在会众中布道等等。

但讽刺的是，1800 年是 1734 年，也就是 18 世纪中叶。1800 年，第二次大觉醒始于耶鲁。所以在 18 世纪中叶，你就会看到这种反复兴主义的东西。

但 50 年后，第二次大觉醒就从那里开始了，我认为这真的很讽刺，也为耶鲁反对这次觉醒提供了一个绝妙的结局。第二次反对是哈佛。反对的第二个例子就是哈佛。

哈佛大学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因为它是由一位清教徒约翰·哈佛于 1636 年创办的。他捐献了自己藏书 400 册的图书馆来创办这所大学。当然，哈佛大学创办的基本目的就是培养传教士。

现在，150 年过去了，或者说还不到 120 年，哈佛大学基本是一神论派。它是自然神论的，一神论的。它没有坚持最初的热忱，而且对第一次大觉醒持批判态度。

现在，这是一个例子，我不确定这件事发生的具体时间。我需要对此进行更多研究。但我总是对哈佛的座右铭是什么感到着迷。哈佛的座右铭是什么？你随处可见。

你可以在 T 恤上看到它。哈佛的座右铭是什么？一个非常有趣的座右铭。Veritas。

Veritas。当你看到哈佛的校徽时，你会看到 Veritas，意思是真理。这是哈佛大学的校训。

但有趣的是，最初的座右铭是“真理在基督和教会中”，由约翰·哈佛于 1636 年创立。真理在基督和教会中。因此，有趣的是，大约 100 年后，他们放弃了基督和教会。

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的确切日期，所以我需要查一下。但有趣的是，哈佛大学放弃了校训的后半部分，即“在基督里，在教会里”。就让它过去吧。

现在，这就是事实。所以这很有趣。但无论如何，哈佛大学、教授、教职员工和学生都公开反对复兴。

太情绪化了。一切都应该用理性来衡量。而现在发生的事情有点不合理。

因此，对于大觉醒，肯定存在三种反应，大觉醒可能会以三种方式屈服。但大觉醒并没有屈服。因此，我们将讨论大觉醒、第一次大觉醒的持久影响，包括神学和社会影响。

但在此之前，大家对第一次大觉醒的反应有什么疑问吗？有什么问题吗？我们应该继续讨论吗？好的，愿上帝保佑你们，我们就继续讨论吧。第一次大觉醒的结果。我把它分为两个部分：神学和社会。

但话虽如此，一个在哪里结束，另一个在哪里开始？我不能说我知道。我只是要看看这两个部分，你会发现有时它们之间有重叠。所以，我们先谈谈神学。

第一次大觉醒的神学结果。好的，第一点，我们已经讨论过了。第一次大觉醒中，加尔文主义确实复兴了。

清教徒将加尔文主义带到这里，后来逐渐消亡，而后加尔文神学又开始复兴。我们提到的四个人，弗里林海森、特内特、怀特菲尔德和约翰·F·爱德华兹，都是加尔文主义者。因此，加尔文主义真正复兴了，并再次成为焦点。

现在，这种情况不会持续下去，因为钟摆又要摆动了，但现在，从神学上来说，这变得非常非常重要。所有这些人的核心信息之一就是选举的信息。上帝选择某些罪人得救。

上帝注定某些罪人得救。所以，你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你看到了整个加尔文主义的复兴。你看到的第二件事是我所说的经验虔诚的复兴。

我说的体验式虔诚，是指高度重视爱上帝和爱邻人。不只是了解上帝和所有关于上帝的教义。这样做是可以的，但体验式虔诚是一种真正的爱，一种对上帝的真正承诺，也是一种对邻人的真正爱和承诺。

这有点像马太福音 22 章：你要尽心尽意爱主你的神，也要爱邻如己。因此，经验虔诚得到了复兴。虽然查尔斯·昌西等人反对这种经验虔诚，但尽管如此，它仍然扎根并成为许多人关注的焦点。

第三，这件事的第三个结果是，现在对宗教生活的主要考验是个人皈依。你生命中是否有过某个时刻，或者现在是否有过某个时刻你对基督说“是”？重点在于个人皈依。因此，这成为一种真正的重大考验。

所以，这不是神学信条。你能背诵信条吗？这不是你属于哪个教会。这不是你多久去一次教堂。

这不是过上良好的道德生活。所有这些都很重要，但现在的主要考验是个人转变。因此觉醒确实强调了个人转变。

第四，请注意，我把它归类为神学，但你也可以把它归类为社会。然而，第一次大觉醒激发了人们对高等教育的关注。现在，这些高等教育的例子主要是为神职人员做准备。

这就是他们成立的原因。但是普林斯顿，我们之前提到过普林斯顿的成立，吉尔伯特·坦南特，普林斯顿洛格学院。但是普林斯顿被发现是为了培训长老会牧师。

所以罗德岛学院，现在你可能知道，现在还有一所罗德岛学院，但它不是同一所，因为浸信会于 1764 年建立的那所学院最初被称为罗德岛学院，我记得它建立在罗德岛州的沃伦，但后来于 1764 年更名为布朗大学。皇后学院很有趣；它原来的名字现在是罗格斯大学。我对罗格斯大学很感兴趣，因为我有几个侄女和几个侄子都曾就读于罗格斯大学。

我有一个侄子现在在罗格斯大学，还有一个侄孙现在也在罗格斯大学。但那所学校是由荷兰归正会创立的，用于教授荷兰归正会牧师。然后是达特茅斯学院，我把它称为 1769 年的。

这里曾有一所为美洲原住民和印第安人开设的传教学校，在此之前，它发展成为达特茅斯学院。但通常我认为达特茅斯学院将其作为公理会机构建立，培训公理会传教士。所以，问题是，这是神学还是社会？嗯，如果你正在创办这样的社会机构，那么显然两者都是。

但它也是神学性的，因为它的成立是为了培训各个基督教派别的传教士，让他们传播福音。现在，我想说，了解了这些地方后，我想这些校园里的很多人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或者可能已经忘记了这一点。长老会，当然还有浸信会，荷兰归正会。

我只是好奇：你们有人去过普林斯顿吗？你们有人看过普林斯顿吗？普罗维登斯的布朗大学怎么样？我们需要去实地考察。罗格斯大学怎么样？不，没有罗格斯大学的人。达特茅斯学院怎么样？离我们不太远。

好的，达特茅斯。好的。这些都是非常美丽的机构，非常有趣的地方。

但要记住他们成立的原因，这在神学贡献方面非常重要。好的，关于第一次觉醒的这些神学结果还有什么疑问吗？非常非常重要，毫无疑问。好的，让我们谈谈社交。

我们说过，社会和神学有时会重叠。但毫无疑问，第一次大觉醒对社会的贡献是巨大的。我们会看到它们有多伟大。

我在这里引用了最后一段话，看看它们有多了不起。好的，第一，第一次大觉醒肯定提升了普通人。好的，普通人得到提升，因为你生命中最重要的是宗教体验，与基督的体验。

每个人都可以享受这种服务。所以，就上帝的工作方式而言，没有等级之分。上帝与每个人一起工作。

因此，我毫不怀疑，当时人们是否使用过“普通人”这个词，但无论是普通人还是普通女人，这些人人都知道，他们与受过训练的神职人员和政治官员等一样重要。因此，普通人的地位肯定有所提升。从社会角度来看，这在美国将非常重要。

随着美国公共生活的民主化，普通人将拥有真正的权力，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这将是非常关键的。第二，随着第一次大觉醒，人们强调的是平信徒的活动，而不仅仅是受命的传教士，不仅仅是受命的牧师。

我要回去再做一次。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喜欢那样。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不是很酷吗？我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不知道，但我有点喜欢我在这里看到的东西。所以无论如何，请保持注意力。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好的，所以强调了平信徒活动，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新的领导角色。那么直到那时，谁是社区的领导者？社区的领导者基本上是牧师或神父。当时美国没有多少罗马天主教徒，但牧师是社区的领导者。

现在，平信徒可以担任领导角色，但他们不仅可以在教堂担任领导角色，还可以在教堂外更广泛的社会中担任领导角色。这将对美国公众生活产生影响，但这一切都始于教堂。这是大觉醒的重要之处。

第三是宗教生活中的个人独立。所以，你知道，这是耶稣和我。我信奉基督。

我为基督做出了这个决定。宗教生活中的个人独立指向政治生活中的独立。所以，就像我在宗教生活中做出了个人决定一样，现在我也要在政治生活中或更广泛的社会生活中做出个人决定。

所以这非常重要。你知道，我的意思是，显然，我们正在走向美国革命。所以这是第三点。

第四，随着这场伟大的觉醒，政教分离成为可能。记住，我们之前讨论过政教分离，政教分离的原因是为了防止国家侵犯和压制教会。讽刺的是，今天关于政教分离的讨论恰恰相反。

人们担心宗教会影响公共生活。但这并不是人们实行政教分离的原因。他们实行政教分离是因为他们希望作为教派、作为基督教会，能够自由、独立，不受任何形式的国家控制。

所以，政教之间肯定存在分离。所以这是另一种社会现象。第五点是新的人道主义冲动，因为所有这些人所宣扬的福音到底是什么？爱上帝，爱你的邻居。

一种新的人道主义冲动，关爱穷人、关爱寡妇、关爱孤儿。谁来做这些事？这是教会的工作。你首先要学会这样做，通过听牧师布道，然后通过非常实际的方式。

乔治·怀特菲尔德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帮助在佐治亚州找到了一家需要的孤儿院，并且他帮助找到了它。这是福音的一部分：爱上帝，爱你的邻居。现在，这种人道主义冲动进入了美国公众生活。

即使不是特别虔诚的人，美国公众生活中也存在着人道主义冲动，但人道主义冲动仍然存在。如果你快进，我们今天就看到了这一点。就人道主义慈善工作而言，美国公众、美国人民是世界上最慷慨的人。

你有没有读过这个故事？这跟任何事情都无关。你读过那个无家可归的人在波士顿街头捡到钱的故事吗？那是一大笔钱，就像旅行支票一样。他找到了那个家庭，并把钱还给了他们，我认为这是他自己生活中一种真正的基督教行为。

他无家可归。他自己一无所有，但他把捡到的钱全部还了回去。有人看到了。

有人读到或是在电视上看到这件事，于是决定为这个人募捐，因为他做了一件如此伟大的人道主义之事。据上次统计，他们从美国公众那里为他募集了 20 万美元。美国公众是一群善良的人，他们真心地给予。

它始于教堂，但已进入美国公众生活，人们非常慷慨。显然，有些人出于宗教原因而慷慨大方，但许多人都很慷慨。他们不是宗教人士，但它已成为美国公众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人道主义冲动。新的集会形式是第一次大觉醒的结果。新的集会形式。

现在，这些新的集会形式有所不同。这种新的集会形式有不同的方面，但这种新的集会形式意味着人们可以在公共场所集会。现在，他们还没有这样做。他们还没有在公共场所集会，但随着第一次大觉醒，他们学会了这样做，尤其是乔治·怀特菲尔德，因为怀特菲尔德在哪里布道？他在波士顿公园布道，他在公园布道，他在城镇广场布道。

所以，你会得到这种新的公共集会观念，不是为了宗教原因去听福音，而是为了这种新的集会形式。这种新的集会形式也是完全自愿的。没有人必须来。

没人强迫你去教堂，也没人强迫你去听乔治·怀特菲尔德布道，也没人强迫你，你知道，除非你去听乔治·怀特菲尔德布道，否则你就不能在马萨诸塞州投票。没人这么说。所以，这是一种自愿的集会。

然后，随着这些新形式的集会而发生的是，哦，我还想说，这种新形式的集会具有新的权威，因为这种新形式集会的领导者拥有的权威不是基于的，不是国家赋予的。它不是由国家授予的，就像国王、地方长官或王子之类的。这种新形式集会中的新权威是一种承认，即这个人是上帝的子民，这个人正在宣扬上帝的话语。

因此，这是一种承认，权威不是传下来的，而是来自另一个神圣的源头。因此，有了这种新的集会形式，人们聚集在一起，不是被强迫聚集在一起，不是

被逼着聚集在一起，听从这种领导，这种具有非凡魅力的领导，这些新的集会形式从宗教开始，它们转化为什么？转化为政治领域。因此，人们开始意识到，我们也可以在政治上做到这一点。

我们可以自愿在公共场所集会。没有人强迫我们这么做。我们可以在公共场所集会。

我们可以自愿聚集。我们可以听取领导者的意见，不只是被告知他们是领导者，我们还可以听取领导者的意见。我们在这些领导者身上看到了权威。

他们可能没有公职，但他们有权发表言论等等。而且这种权力很容易在政治和社会上转移，事实也确实如此。因此，新的集会形式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下一个是人民主权。批判性地，我应该说批判性地批判公职。因此，人民主权，从某种意义上说，人民的独立性，是在整个第一次大觉醒中被释放的。

但人民主权是关键；我应该说，它对公职人员至关重要。所以现在，人们觉得在这些新的集会形式中，他们可以自由地批评公职人员。他们可以自由地批评英国和我们的国王。

所以，他们感觉很自由。现在，给予他们这种自由的正是这种公众集会的人数优势。人数优势给予他们这样做的自由。

波士顿，你走在波士顿的街道上，走在自由之路上，你会看到一些这样的事。现在，这一切的底线是什么？这是我想让你记住的引言，但我会尽量记住把这些 PowerPoint 放在 Blackboard 上，顺便说一句，所以如果你没有记下所有内容，也没关系。但我喜欢这句引言。

大觉醒作为社会事件，标志着美国革命的第一阶段。大觉醒作为社会事件，标志着美国革命的第一阶段。所以，你必须问自己，如果没有第一次大觉醒，美国革命会发生吗？我认为答案可能是否定的。

我认为，对于第一次大觉醒，以及我们讨论过的第一次大觉醒的神学和社会影响，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认为第一次大觉醒中发生的事情，尤其是社会层面

的事情，为政治革命奠定了基础。然后，人们意识到了这一点，并开始了政治革命。所以，美国的宗教生活和美国革命带来的革命之间存在联系，这非常有趣。

那么，好吧。是的，希望。大觉醒运动是否影响到了美国所有地区？是的，大觉醒运动确实影响到了美国。

现在，有些地方在某种意义上仍处于定居状态，比如田纳西州和肯塔基州，但从缅因州到佐治亚州，所有中部殖民地都受到了大觉醒的影响。每个人都受到了第一次大觉醒的影响。而且，这不是一次边疆觉醒。

这是一场城市觉醒。波士顿、费城和纽约等地的觉醒就是如此。所以，是的，它非常强大。

好的，关于第一次大觉醒还有别的。我们想知道关于第一次大觉醒的什么？第一次大觉醒中发生的所有这些了不起的人和所有了不起的事件，有什么吗？我应该给你五秒钟吗？我应该。现在让我们暂停五秒钟，让我们了解第一次大觉醒。

我的意思是，在卫斯理复兴之前。我应该这么说。在这里稍事休息一下。

你可以在周五、周一和周三完成这件事。然后你就完成了一半的课程，也完成了一半的学期。哎呀，好吧。

伸展一下，休息一下。露丝是唯一一个在这之前上过课的人，对吧？除了露丝，你们之前都没有上过课。所以，这就像从床上下来然后上这节课一样。

太好了，好的。好吧，我们要继续旅行了。还有另一件事发生。

这场运动发生在英国，被称为卫斯理复兴。好的，我谈论的是 D、英国和卫斯理复兴。这场运动与敬虔主义一起发生。

你知道，德国发生了第一次大觉醒，美国也发生了。现在，英国又发生了卫斯理复兴。好吧，现在我需要小心了，因为如果你走进我的办公室，你首先看到的是约翰·卫斯理的半身像。

所以哪天来找我吧。我会给你看约翰·卫斯理的半身像。我还会给你看我办公室里几张约翰·卫斯理的照片。

所以，我需要小心。我可能会花很长时间，比如整个学期。所以我会尽量不这样做。

我将尝试从各个角度看待这一切，并且处理好这一切，保持良好的平衡。但卫斯理复兴非常重要，人们很容易忽视卫斯理复兴。但在本课程中，我们将从宗教改革时期讲到现在。

你不能绕过卫斯理复兴。好的，我们将做一个介绍，然后我们将介绍约翰·卫斯理的生平以及你将看到的约翰·卫斯理的一些神学，这些神学既相似又不同。与第一次大觉醒的神学既相似又不同。

所以，这与我们第一次大觉醒中看到的情况有点平衡。好的。好的，首先，介绍一下。

为了介绍约翰·卫斯理，让我跳过那张照片，我需要介绍一个名叫雅各布·阿米尼乌斯的人。所以，这就是雅各布·阿米尼乌斯。好的，雅各布·阿米尼乌斯，雅各布·阿米尼乌斯长话短说，雅各布·阿米尼乌斯是荷兰人。他当时在荷兰，雅各布·阿米尼乌斯被当时的荷兰加尔文主义者要求为加尔文主义辩护。

因此，他是一位神学家，他被要求为加尔文主义辩护。当阿米尼乌斯被要求这样做时，我的意思是，他心甘情愿地接受了，然而，当他被要求这样做时，他发现有些地方他不同意加尔文主义。有些地方他认为约翰·加尔文或他的追随者是不对的。

于是，他开始讨论这些事情。实际上，他写了一些名为《抗辩书》的东西；我应该把它放在最后，但他和他的追随者们发展了他们所谓的《抗辩书》；那不是第一个词；而是第二个词，抗辩。他们发展了《抗辩书》，这是对加尔文主义的详细论证。

我不应该说这不是一个反对加尔文主义的详细论证；这是一个关于加尔文主义的详细论证。因为加尔文主义中有一些他们喜欢并坚持的东西。所以这些荷兰人并不是反加尔文主义者。

好吧，他们组建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被称为“抗辩会”，第一个词是“REMONSTRANTS”，即“抗辩会”。所以，“抗辩会”就变成了“抗辩会”。好吧，你同意吗？“抗辩会”是关于加尔文主义的辩论。

让我举几个例子，因为如果你不理解这些例子，你就无法理解我们所说的一切。让我举几个例子。其中一个例子是，我们这里就只讨论阿米尼乌斯，但其中一个例子是阿米尼乌斯不同意加尔文的双重选举教义。

所以，他读约翰·加尔文的作品；他本该为加尔文辩护，但他说，我无法在双重选举问题上为加尔文辩护。阿米尼乌斯说，我确实相信宿命论。我相信宿命论，但我把宿命论与上帝的预知联系起来。所以，上帝预知那些将要得救的人，他预知那些将要得救的人，你知道，你将要得救。

因此，利用恩典进入上帝的家庭。他预知这一点。所以，如果你想称之为宿命，阿米尼乌斯说，那很好。

我很高兴这样做，但我不相信加尔文所教导的。这就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加尔文教导说基督为选民而死，而阿米尼乌斯说，不，基督为所有人而死。

基督为所有人而死。现在，只有那些接受基督之死的人才能从他的死中受益，但基督为所有人而死。基督的死是为了所有人。

所以，他对此表示了一点异议，并试图解释这一点。阿米尼乌斯说的第三件事是，阿米尼乌斯说，我和加尔文的观点一致。我相信，我很高兴加尔文说，我们无能为力拯救自己。

我们身上没有任何善行可以拯救我们自己。记住，罗马天主教的法基尔·伊克巴尔并没有说，是的，做你能做的事，好像人类身上有一些善行可以让他们来到上帝面前。好吧，阿米尼乌斯同意加尔文的观点。

我们身上没有任何优点可以让我们来到上帝面前。这全是上帝的恩典。整个救赎过程全是上帝的恩典。

所以他在这里同意了加尔文的观点。他说在这一点上我和加尔文的观点一致，所以这是件好事。他在这里讨论的第四件事是加尔文相信上帝的恩典是不可抗拒的。

你无法抗拒上帝的恩典。阿米尼乌斯说，不，我不相信，因为人们身上还有自由意志的残余。所以人们可以抗拒上帝的恩典。

他们可以拒绝上帝的恩典。所以这是有可能的。阿米尼乌斯认为，这不太可能，但他们有可能拒绝上帝的恩典。

第五，谈到坚忍的教义，上帝坚持不懈地支持我们。还记得我们和约翰·加尔文讨论过坚忍吗？加尔文所说的坚忍是指我们不伸手去接近上帝，而是用指尖勉强抓住上帝。加尔文对坚忍的理解是，这是上帝坚持不懈地支持我们。

这是上帝将我们拥入怀中，紧紧地抓住我们。至于坚忍不拔的教义，阿米尼乌斯对此并不确定，但他相信，一旦获得救赎，就有可能失去救赎。因此，阿米尼乌斯在很多地方都与加尔文意见相左，他的追随者，即抗辩派，真正发展了这一神学。

现在，我们之所以以介绍的方式提到这一点，是因为约翰·卫斯理可能接受过这种神学训练。他应该理解这种神学。当然，他应该理解加尔文，因为他读过加尔文的作品，但他应该理解阿民念神学，因为到 18 世纪时，阿民念神学已成为英国生活的一部分。

所以，约翰·卫斯理一定对此非常熟悉。问题是，约翰·卫斯理是完全的阿民念派信徒吗？嗯，我不确定。我更喜欢将卫斯理的神学称为卫斯理神学，而不是卫斯理阿民念神学，所以我不确定。

但我们将要讨论卫斯理神学，但他肯定知道阿米尼乌斯，而且他肯定在某些方面同意阿米尼乌斯的观点。所以我做这样的介绍只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开始。那么，你对阿米尼乌斯有什么疑问吗？这是本课程的另一个需要了解的名字，因为他从宗教改革到现在都是本课程的主要参与者，所以他参与其中很重要。

好的，对此还有什么疑问吗？好的。是的，杰西？对。他很了解加尔文，读过加尔文的书，也读过加尔文的继任者的书。

他也是一名圣经学者，所以他试图把这些事情拼凑起来。他首先效忠的是圣经，所以他觉得自己在用圣经来回答一些他不同意的事情，比如双重选举。他的追随者组成了这个党派，这个团体，抗辩派，也有同样的感受。

但加尔文也觉得他用圣经证实了一切。还有别的吗？阿米尼乌斯？雅各布·阿米尼乌斯？这个介绍？好的。我们先从卫斯理开始，然后我们必须在星期五继续讨论。

好的。第二点，我要介绍一下约翰·卫斯理的生平。所以我在课程中和大约五个人一起做了这件事。

尽管你读过那本关于加尔文的书，但我们确实对约翰·加尔文做过一些这样的事。所以我对约翰·卫斯理也做了这样的事。我花了一些时间来谈论他的传记。

我必须时不时地再看一遍，因为他是个有趣的人，如果我的办公室里有约翰·卫斯理的半身像，那一定意味着什么。所以我必须小心谨慎。但我确实想介绍一下卫斯理的传记。

好的。我这里有他的约会记录。这是他与约翰·卫斯理的约会记录。

所以，我想在这里给出一些要点。约翰·卫斯理，1703 年至 1791 年。好的。

他的父亲是塞缪尔 (Samuel)。他的母亲是苏珊娜 (Susanna)。苏珊娜·韦斯利 (Susanna Wesley)。

她就在那里。这是苏珊娜·卫斯理的出生日期。塞缪尔·卫斯理是一位英国国教牧师。

他有两座教堂。我做的 PowerPoint 不太好，但我知道你会忍耐我一分钟，好吗？好的。这是塞缪尔·韦斯利的两座教堂，两座圣公会教堂。

最重要的一个是埃普沃斯，他还有一个邻近的教堂，叫做 Root。发音为 Root, WROOTE。他的父亲是一名圣公会牧师，有这两个教区。

约翰·卫斯理最终追随父亲的脚步，成为一名圣公会牧师。所以这些地方很重要。让我们回到这里的名字。

他的母亲苏珊娜。苏珊娜是宗教史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我认为我们为论文提供的选项之一是基督教历史上的女性或类似的东西。

我得去核实一下。但苏珊娜绝对是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她生了 19 个孩子。

数量可不少。孩子可不少。她一共生了 19 个孩子。

其中有十个孩子从婴儿期活到了成年，我们将会提到其中几个。但每当我提到苏珊娜生了 19 个孩子时，她都是 25 个孩子中的一个。她的母亲生了 25 个孩子。

你能想象吗？我的意思是，她生了 25 个孩子。苏珊娜是 25 个孩子中的一个。所以她只生了 19 个。

因此，她没有达到她母亲的记录，但已经非常了不起了。但苏珊娜不仅生了 19 个孩子，在宗教史上还以教导孩子圣经和神学而闻名。她在教导孩子方面非常自律，用圣经和神学知识抚养孩子。

当然，对于约翰来说尤其如此。因此，苏珊娜对这个故事非常重要，因为她不仅影响了约翰的精神成长，还影响了他的学业成长。所以，苏珊娜能够……她是一位出色的导师，知识渊博。

我不仅能辅导他圣经和神学，还能辅导他数学、社会历史、历史等等。所以她真的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当我想到苏珊娜时，我会想到我们在课程中已经学习过的另一个人，她的名字是安·哈钦森。

你还记得安·哈钦森吗？安·哈钦森曾在波士顿教书，在家里教授神学，讨论神学，清教徒把她赶了出去。她最终去了罗德岛。但这些女性相当了不起，她们在这里有一些真正的神学见解。

好吧，这就是他生命的开始。他实际上出生在埃普沃斯教区牧师住宅。顺便说一句，我必须小心，我知道，但我会小心的。但埃普沃斯教区牧师住宅在约翰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就被烧毁了。

房子被烧毁时，他正在屋内，但他的父亲救了他。于是，他的父亲和其他一些人跑进来，救出了约翰，并在埃普沃斯教区牧师住宅和埃普沃斯教区牧师住宅中救了他一命。从那时起，当他成年时，约翰·卫斯理就称自己为从火中拔出一根火把。

所以，这是圣经的一个很好的参考。所以，约翰出生在埃普沃斯，在埃普沃斯的牧师住宅里差点丧命，但他得救了。所以我的一个朋友，这也与任何事情都无关，但我必须注意时间。

好的。但是我和我的一个朋友将在 2015 年带领大家游览英国卫斯理学院的遗址。我们将要去的地方之一是埃普沃斯教区牧师住宅，因为埃普沃斯教区牧师住宅已经重建，现在已成为英国的一个历史遗址。

所以，我们要去埃普沃斯教区牧师住宅。我们不会点燃一根火柴。我们不会重拍整个火灾现场，但我们会去埃普沃斯教区牧师住宅。

所以，我迫不及待地想去那里。好吧。这就是他的出生，这就是他的开始，等等，1703 年。

那么，好吧。现在发生了什么？关于他的传记的另一件事是，1720 年成为他一生中非常重要的一天。1720 年。

哦，我也没有把塞缪尔·卫斯理的名字也写在这里。我会把塞缪尔·卫斯理的名字写上去，他的父亲。1720 年成为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天。

请注意，他只有 17 岁，所以年纪不算大。1720 年，约翰·卫斯理进入牛津大学。所以，他去了牛津大学，成为了一名学生，你知道，那里有很多学院。

他上的是一所叫基督教堂的学院。所以，那是他在牛津的学习场所，他在那里开始了本科学习。长话短说，约翰·卫斯理认为上帝召唤他去当牧师。

于是，他去了基督教堂。他被任命为基督教牧师，首先是执事。约翰·卫斯理觉得他要以圣公会牧师的身份度过余生，但他要从事教学工作。

长话短说，他获得了在牛津大学另一所学院林肯学院任教的机会。一旦他安顿下来，一旦他开始在林肯学院任教，他就会安定下来，并对自己说，这就是我余生要待的地方。我将在林肯学院教希腊语。

我很高兴。但长话短说，在我们离开之前，请注意，他父亲塞缪尔生病之前，他没在林肯学院待多久。约翰不得不放弃教学，中途返回埃普沃斯。

由于父亲病得很重，他不得不接替父亲的职务。所以这对他的生活造成了一点干扰。毫无疑问。

他本来不是有意这么做的，但他觉得必须这么做来帮助他的父亲。他确实离开了几年。他离开了大学。

现在，大学里也有人，他们也在基督教堂读书。其中一人是他的弟弟查尔斯。所以，查尔斯·韦斯利，他的弟弟，正如你所看到的，他们之间有四岁的年龄差距。

途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查尔斯都在牛津学习。约翰不在的时候，查尔斯·卫斯理和牛津的其他人发生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

星期五我们会继续讲这个故事。好吧。他当时在埃普沃斯，正在路上帮助他的父亲做事工。

牛津的查尔斯，发生了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所以我们周五回来时再看看会发生什么。祝你今天愉快。周五见。

这是罗杰·格林博士在他的教会历史课程《宗教改革至今》中讲到的。这是第 13 节课，《大觉醒》。